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八美圖 第二回 小孟嘗當珠贈銀 華鼎山看數藏珍

樹春解下珠子，走進櫃邊，將珠子呈上，要當銀五十兩。那當中伙計，哪裡曉得什麼寶貝？一粒珠子，值許多銀子？只得入內拿與老成伙計觀看。那老成伙計，姓汪名廣才，綽號稱他老朝奉，曾做過柳府典當管銀子的，約有三載。因與伙計有話，故此現今在隆興裡掌管。那汪朝奉一見此珠，細細觀看一番，驚訝道：「這珠子乃是柳府中傳家之寶，如何在此處？」忙問道：「這顆珠從何而來？此乃是柳府傳家之寶。」

眾伙計道：「外面一個人奴來當的，要當五十兩銀子。」

汪老朝奉沉吟想道：「有人奴來押當，又奇了，心中難解難猜，莫非是杭州柳家遭什麼災難，破家蕩產，故當此珠？莫非是被奸徒偷盜出來？」

滿腹猜疑不定，待我往外邊一看便知。即將珠子帶了出來一看，乃是樹春在那裡立著。即上前作揖道：「大爺因何到此地來，裡面請坐待茶，晚生還要請問大爺何由至此？因何將傳家之寶要當銀兩？」

樹春就將要贈那位娘子，救他丈夫出監，始末情由，細細說了一遍，汪老朝奉聽見，點一點頭，把舌一伸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實在難得。既如此，這珠請大爺收了，小生措備銀五十兩與大爺便了。」

樹春說：「豈有此理？小生亦是開典當之人，當中沒有這個規矩，斷然使不得。」

汪老朝奉道：「若大爺不肯，待晚生取銀子寫當票就是。」

不一刻寫完當票取了銀子雙雙付與樹春道：「大爺，這是銀子五十兩，當票一張，請大爺收下。」

樹春接了銀子便叫道：「老娘娘，銀子五十兩，你取去擺佈救你丈夫出監。」

那老婦人連忙跪下磕頭道：「老身未知恩人尊姓大名，望乞示明，後當圖報。」

樹春道：「小生姓柳名濤字樹春，家在杭州錢塘縣居祝柳興你可扶老娘娘起來。」

柳興即近前起扶說：「老娘娘若要說謝，便立起身來說罷，何苦跪下？我家大爺有十間典當，就拚三二間的銀子行了好事，還有七間，亦不能立刻完全……」樹春罵道：「奴才胡說！」

那老娘子接過銀子，千恩萬謝，出了當門回家。說與昭容曉得，母女二人感激在心，商量將銀子往衙內打點書差，救夫君出監，此言按下不提。且說汪朝奉與樹春原是故舊東人，甚然親熱，賓主相稱。二人閒談已久，樹春即使告辭，朝奉相送出了門首，只見無數之人，圍住在外，口中聲聲叫罵杭州小畜生，快快出來受死。樹春著了一驚，連忙抬頭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方才那被打的鄧永康，如今合了無數凶徒，聲聲要與樹春見過輸贏。樹春心想，可恨這般光棍，如此可惡！我打盡杭州無敵手，何怕你幾個小孩子？汪朝奉一見，走出勸解，眾匪徒哪裡肯聽？樹春大怒，那裡脫下海青，跳出街中罵道：「小孩子何苦前來送了性命？」

左一拳右一拳，打得這般人顛的顛，倒的倒，樹春一手把鄧永康擒拿過來。柳興亦上前打得這些人頭青面腫，尿屎並流，俱各四散逃走。樹春指永康罵道：「我與你有何嫌隙，敢如此無理相欺？兩次生事，與我做對，實在欺我居住異鄉。柳樹春三字，杭州一府，盡皆聞名懼怕，何足道你這狗頭？今朝想你有大本領，亦難脫身離我。」

那鄧永康遍身疼得如宰豬一般，只得哀求道：「小人實不認得大爺，求大爺方便，饒小人一條性命，下次再不敢無賴了。」

樹春道：「如今你認得了麼？還敢以如此生事端麼？」

鄧永康應道：「小人真實不認得，以後不敢了。」

樹春道：「既如此，饒你狗命罷。」

把手一放，那鄧永康足虛，立腳不住仰後一跌倒在地下，翻身爬起來，正在要走，柳興上前道：「慢走！今日若不是我家大爺寬宏大量，料你一命是活不成了，還要與我家大爺叩兩個頭，方准你去。」

鄧永康真個向樹春磕了幾個頭方才起身而去。主僕二人，別了汪朝奉。柳興拿了海青，與樹春穿好問道：「大爺，當票收拾好麼？」

樹春應道：「收拾好了。」

二人一經進城，打從府憲衙門口經過；恰好劈面逢著一人，此人姓張名永林，嘉興府憲衙門充典吏，是樹春嫡堂姊丈，住居水霸頭放生橋，原是百畝之家；有一妹子，名金定，乃是八美圖中第五位姑娘，此言慢表。且說張永林一見樹春之面，便問道：「未知尊兄有何貴幹，來至嘉興？舟船現在停泊何處？為何過門不入室？況且你令姊時常十分思念，令堂伯想多納福？」

樹春答道：「不過托天庇佑，小舟現在西門，況天色已晚了，明日到府打攬罷。」

張永林道：「明日可將寶舟放來我家後門上岸，小弟在家恭候，不可失約，請了請了！」

樹春別了永林，下路想道：「我竟忘記嘉興此處親戚，方才路上遇見他說我過門不入室，又極懇意相邀，是我執意推托；明日到家相探，看來還要再耽擱幾天，不能即速回家。」

主僕二人出了西門回至船中。且按下樹春主僕二人之事。先說嘉興府東門外六里街有一富戶，姓華名法字鼎山，家資巨萬，田園千頃。那隆興典當，是他開的。又捐納了州同之職。妻房田氏，同庚五十歲並無男子，單生一女，名叫愛珠，年方二九。還有柴氏，名叫素貞，乃是乳姑所生，係揚州人氏。父母俱皆亡過，只有她胞兄生的凶勇非常，長保舟船為生；回下保船在處。素貞拜華鼎山夫妻做了乾爹娘，那素貞共有結義姊妹八人訂期往來，講究拳棒；此話按下不提。

那日華鼎山在家無事，即喚家人討一乘轎子，家人領命，備了轎子稟告道：「老爺轎已備好，不知老爺要去哪裡？」

鼎山道：「可吩咐抬轎子的人，直往隆興典當，我要巡巡看看，查那當贖賬簿，出入銀數一番便回。」

即往書房更換衣帽，乘著轎子，直來至隆興當門首下轎。汪老朝奉接進內廳坐定，華鼎山叫道：「老汪賬簿拿來與我看一看。」

汪朝奉即往外邊取了賬簿入內，雙手遞上。華鼎山接了賬簿，睜開二目自頭一行細細觀看，至樹春的珠子當銀五十兩，大嚷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什麼珠子，值著許多銀子？老汪，我看你老誠之人，所以將典當盡托於你。」

汪朝奉道：「未知東家見怪何因？」

華鼎山將賬簿取與汪朝奉觀看道：「本日為珠子一粒，銀五十兩，還要強辯麼？若然此珠是個寶貝，亦賣不得許多銀子，他若三年不來贖此珠，拿出來要賣五分銀，到無一個買的！豈不壞我本銀？」

汪朝奉道：「東翁且息怒，容晚生告稟。今日當此珠，乃杭州人姓柳名濤字樹春，是晚生故舊東人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原來是你舊東家，應該容情掉我銀子。」

汪朝奉道：「他要當銀五十兩，晚生依他銀兩。珠子猶恐失落，晚生就時刻帶在身邊。」

說罷，忙將珠子遞上與華鼎山觀看。那華鼎山一見珠子，更加大怒道：「放屁！這粒珠子有幾錢重？要賣時，還不值七個銅錢。」

你道那鼎山為何一見珠子，更覺大怒？原來別的珠子是光亮雪白的，這移墨明珠，是暉色的，所以不曉得是寶貝，更加大怒。汪朝奉在旁立著，心中想道：「你看他為人如此性急，又不曉得什麼寶貝好歹，一味亂嚷亂鬧。我慢與他說此來歷，待他氣一個半死，方才向他說明。」

眾伙計聽得東翁在內大鬧，未知何事，走進來一看。見華鼎山怒目睜圓，觀著汪朝奉，即向前問道：「東翁為何怒氣？」

華鼎山道：「**老汪為人老實，幫我做生意，什麼將我本錢做情；一粒珠子，不值幾個銅錢；今日有個杭州人氏，拿此珠子當銀五十兩；你們眾人亦是與他一班的，沒一個有見識的？」

眾人道：「東翁怪錯了！今日那人來當珠子，要當銀五十兩，晚生輩皆不能識，故請教老汪。他說此珠在著杭州柳府，乃是先皇欽賜他祖上的，名叫移墨明珠，原算奇珍，價值連城之寶。老汪走出來，見是他故舊東翁，即當足五十兩銀付他；我們彼時大家都不信移墨二字，試驗幾回，果然是奇珍異寶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

即將當簿上兩個字，將珠在字上只一拭，那字果然不見了。喜得華鼎山手舞足蹈，連忙賠下笑臉向汪朝奉道：「得罪得罪，休要見怪。是我一時見錯，今年再加十兩俸金便了。還要請教，那移墨珠何處賣的？我亦要買一個。」

汪朝奉道：「東翁，移墨珠天下只有兩粒，雌雄一對；雌的於今在京中萬歲君王內宮，這顆是雄的，先王欽賜柳府，世代傳家之寶。若要買此珠子，亦是無處買的。」

華鼎山聽說此珠無處可買，即時起了貪心念頭，將珠袖在身中，吩咐家人打轎子來，我要回去。汪朝奉忙問道：「東翁，珠子放在哪裡？」

華鼎山道：「是我拿去。」

汪朝奉著急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當中規矩，當物原是帶不得回家去的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老汪，我屋裡有兩張舊文契的活字眼，待我將活字眼移拭去，改做絕字眼，明朝就拿來的，你不要掛念。」

即時上轎而去。氣得汪朝奉目瞪口呆，又是東翁之稱，無奈他何。且說樹春回至船中，正在用晚飯，柳興埋怨道：「大爺今日千不該萬不該當下此珠，當年先王欽賜祖上傳家之寶，倘若遺失了此珠，算起來就是欺君滅祖的罪過。」

樹春罵道：「狗才多言，有什麼遺失？總是明日便要贖取，不必嗦。去睡罷！」

柳興被樹春一罵，不敢再言，即把行囊打開，翻來覆去，再睡不著。船上水手俱各熟睡，柳興方才合眼夢內胡言喊將起來：「捉強盜，快來捉強盜，隆興當裡強盜把移墨珠子搶去了！呵呀！大爺不好了！」

樹春罵道：「狗奴才睡罷，三更半夜大驚小怪！」

又想道：「這書童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可敬他為此珠掛記在心，不能成睡。」

忽聽見柳興又喊起來：「救火，隆興典當火起，珠子燒壞了！」

樹春道：「畜生又在那裡胡言亂語！」

柳興醒來應道：「大爺不曉什麼緣故，一直睡不得合眼。」

樹春見柳興連夢二次，心中亦覺不安，主僕二人一夜無睡，談談說說，直至五鼓金雞報曉，東方發白，主僕抽身起來，梳洗明白，用過早飯，樹春兌足五十兩銀子吩咐船家，將船開往宣公橋左邊停泊。先說華鼎山乘了轎子回家，走入內堂至女兒愛珠房樓中。那愛珠正在房中挑繡女工，一見父親入內，即忙起身道：「未知父親到女兒房中有何見教？」

華鼎山道：「女兒免禮，一同坐下罷。」

又問素貞哪裡去了，愛珠道：「二妹在著花園中操演習武藝，故此不在。」

列位聽說，那愛珠與素貞，卻是同庚二九；素貞卻小愛珠二月，所以妹妹之稱。那八美圖中，還有田素日、田素月，是華太太兩房兄弟所生的，同年十八惟差時月。還有張金定、陸素娥、陸翠娥、沈月姑年皆十七，與華府並無親誼；因華太太往觀音寺燒香，遇見這幾位姑娘十分歡喜，承繼過如己女一般。這八位姑娘，結拜為姐妹，描成八美圖，一幅掛在太太房中，算為朝夕侍奉母親之意。所以有此八美圖。內中惟有張金定聯姻沈上卿為室，乃沈月姑之兄，我略提一提明白，不必絮煩。當下華鼎山叫道：「我兒愛珠，為父的今日得了一件無處賣的寶貝，你若看見，也是歡喜的。」

愛珠道：「什麼寶貝拿來與孩兒一看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慢些慢些，那珠子還有戲法的，待為父弄與孩兒看。」

那壁上掛著一幅雙鳳朝牡丹的墨畫，鼎山笑嘻嘻走近畫前，把珠子向牡丹花上一拭，那牡丹頃刻不見。再把雙鳳一拭，雙鳳亦不見了。單剩了一幅白紙在那裡掛著了！愛珠看見，不由得滿心歡喜道：「父親可將珠子與孩兒一看。」

鼎山將珠遞與愛珠，愛珠接過，把珠子放在掌中，細細地看弄了一回道：「呵呀，果然好寶貝！未知此件寶貝，哪裡買得？」

鼎山微笑道：「為父的用了萬萬千百銀子買來的。」

愛珠道：「此珠可與孩兒收藏內房，恐有失落。」

鼎山道：「為父的若用是要借的。」

愛珠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鼎山站起身來，出了閨門，愛珠道：「爹爹慢行，女兒不送了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女兒免送罷。」

即邁步下了扶梯而來。